

我和我的同事们

那年,我调到公司工作,一来就喜欢上了这里。

那是2001年9月的一天,我拿着调动函,来到公司一楼寻找着办公室。透过敞开的门,我看到几张临窗摆放的办公桌,整洁的桌面上铺满了秋天的阳光。领导真诚地欢迎我的加入,同事们热心地为我搬来了新的桌椅,让我坐在了阳光里。

□张玉霞

我所在的是公司的技术科室,承担着各种用水管道的设计工作。遇到较大的工程,大家往往一起上阵。一次,一个同事接了城中村的活儿,有800多户,我们一起来看看吧,一个人负责敲门搭话,两个人拉50米长的尺子两端进行测量,一个人报数,一个人画草图记录。正值初秋,家家户户的门外种着小菜地,只记得一片片开得正旺的紫色眉豆花,和结着一根根丝瓜的丝瓜秧。忙到傍晚,只剩下到路上接口的尺寸了,大家伙儿站着歇一歇,谁知一直跟着我们的一只小黄狗,看见尺子头落下,便一溜烟就跑了,拉得卷尺盒在地上“哗啦啦”响。大家都笑了,说:“看小狗多好,看咱们没干完,帮着咱们拉尺子呢。”

还有一次是帮县里的一个贫困村做水网设计。那是一个春天,我们几个同事坐了三个多小时车才到了那里。村子很原始,土路土房,绿色葱茏,老井旁村民打着水。我们看到了门头做窝的燕子和甩着蹄子奔跑的小毛驴,老黄牛在村里迈着沉稳步伐,悠闲地散步。村里的老人们三三两两地在墙根晒着暖,看稀罕似的看着我们,不知道我们要干什么。我们先绕村走了一圈,心里先有个大致规划,然后开始分工合作。拉尺子测量,做草图记录每段尺寸。下

午进行复核,一个同事指着图纸突然说:“方位错了吧,这边是北吧?”做图的同事当时做昏倒状:“这要是北,我的图就白做了,今晚上谁都别回家了,重新来。”

大家一起工作,也一起娱乐,有时候聚餐吃饭,有时候去山里游玩。记得有次去山西磨滩玩,没想到突降大雨,由于野外没有避雨的地方,就相互搀扶着回旅店。原来潺潺的小河变成了湍急的大河,而且大大小小的石头很多。那次有女同事带了孩子,我们的男同事马上背起孩子,彼此拉起手,慢慢地蹚了过去。晚上雨过天晴,大家坐在农家的平台上吃饭,一边喝着农家的糊糊,一边说着刚才的惊险,没有一丝隔阂,亲近得像一家子的兄弟姐妹。

最难忘那年单位组织建党90周年活动,我们科里五音不全者居多,但我们勇敢地报了合唱,并且开始了紧张的训练。在练习中,有个同事因为家里事情情绪低落,几次想退出,大家都是过来人,就你一言我一语地安慰他、开导他,还热热闹闹做菜烙饼,为他过了次别开生面的生日。比赛那天,我们精神抖擞地上场了,尽管没有拿下好成绩,但大家能一起做一件事,最开心。

这就是我可爱的同事们,团结能干、机智幽默。十几年来,我们相互支持、相互配合,齐心协力做出了许多成绩,也度过了许多欢乐时光。明年将是我工作的最后一年,但我深深地留恋这里、留恋他们——与我一起工作了十四年的同事们。

——杨晓玲/坛

平顶山新闻网——鹰城网事

读读闲书又何妨

儿子在一次读书征文活动中得了二等奖,奖品是新华书店的代金券30元。我问他:“想买什么书?”他答:“《霍乱时期的爱情》和《傲慢与偏见》。”嘿,够高大上的!不过,可别以为他一向都这么有品位,其实更多的时候,他看的书,是让老师摇头皱眉的。

我想,我需要反省。儿子爱看闲书,和我的“纵容”不无关系。起先,我也是给过他脸色的,有天,他从漫画里看到了什么好玩的,兴冲冲乐颠颠、满脸喜悦地跑来告诉我,我却狠狠夺下他手中的《漫画世界》,硬塞给他一本《森林报》,就因为这可能是考试内容。后来,我从他的日记里读到委屈和不快乐,那一刻,突然很心疼,把一个孩子的小小的快乐拘泥于老师家长的管束,这是不是太残忍了?

□潘彩霞

我决定,由他去吧。于是,书架上的书猛增,整套整套的童话故事已经成为过去时,现在进行的,是网络作家唐家三少的《斗罗大陆》。每次,我想说点什么的时候,他那种聚精会神、废寝忘食总让我话到嘴边又咽下,实在是不忍兜头泼他一盆冷水呀。

对于儿子如此痴迷网络小说,我说不担心那是假的。曾经听过一位名校语文老师的讲座,说要想提高语文成绩,首先要让孩子多读文学名著,其次是《读者》之类的杂志,最不提提倡的,就是网络小说。这下,我更惶恐了,可既然不可能把儿子拉出来,我只有陪他走进去了,我必须知道,吸引他的究竟是什么。



就这样,我和儿子一同翻开了书。说引我入胜,那还真有点违心,对我来说,阳春白雪才是我的最爱,但不能否认,一些场景、心理的描写的确抓人眼球,书中那个玄幻的世界、那些神奇的魔力正是儿子这样的少年郎所憧憬的。书,我只读了几页,对其中用景烘托感情的手法表示了赞赏,建议儿子多学学,最后,对于他的看闲书,我只送了八个大字: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被我“纵容”的结果是,儿子看的书越来越多,五花八门,在书店,他翻翻这个,看看那个,遇到感兴趣的,一屁股坐在地上津津有味地看起来。有一天,他甚至从做理疗师的大姨家带回两本书,一本是讲经络血脉的,一本是讲养生保健的,一边看,还一边极其认真地在自个儿身上找穴位。我没有武断地说他浪费时间、说这些书于考试无用,因为我知道,很多时候,无用之用,是为大用。只要他专注于他的兴趣,他一定是快乐的,而快乐,对于一个孩子来说,多么重要!

总的来说,儿子还算得上是个会吸收营养的孩子,他曾趴在被窝里写了近10万字的小小说,习作也屡屡被杂志青睐,教过他的几位语文老师对他的评价高度一致:语感非常好,语文将来一定是你的强项。就连老师颇有微词的网络作品,他也毫不会理会地写进上述的读书征文,获奖证书拿回来的那一刻,我脸上的惊讶、眼中的赞许,之于他,一定是个不小的鼓励。

生活如此多娇,世界如此美好,在求知欲最旺盛、记忆力最好的青春年华,如果只有学习、考试、成绩,可想而知,这样的人生该是多么无趣。一个阳光的、心态积极的、幽默乐观的孩子,这才是我们应该雕琢的方向吧?

没有压迫就没有反抗,目前为止,儿子在看闲书的同时,已经很主动地读了不少文学名著。在我看来,这些经典卷集固然是必不可少的营养,那些杂七杂八的闲书却也同样不可或缺,前者给人智慧与内涵,后者令人快乐有趣,就像身体所需,钙质维生素与微量元素同等重要,缺一不可。

·传记连载

邓小平传

(30)

■文/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二月三十日,彭德怀复电毛泽东,反映说:“由青海、新疆入藏困难甚大,难以克服。”“如入藏任务归西北,须在和田、于田、玉树屯兵屯粮,修筑道路,完成入藏准备,需要两年”,而由西南入藏,较从青、新入藏容易。(彭德怀致中共中央并报毛泽东的电报,1949年12月30日。)

一九五〇年一月二日,在莫斯科的毛泽东致电中共中央,彭德怀并转邓小平、刘伯承、贺龙,根据彭德怀反映的情况,提出改由西南局担负进军西藏和经营西藏的任务,并对进军西藏的时间等提出了意见。电报中说:

“西藏人口虽不多,但国际地位极重要,我们必须占领,并改造为人民民主的很大困难,则由西藏进军和经营西藏的任务应确定由西南局担负。”“我意如果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应当争取于今年四月中旬开始向西藏进军,于十月以前占领全藏。”建议“刘邓贺三同志于最近期内(例如一月中旬)会商一次,决定入藏的部队及领导经营西藏的负责干部等项问题,并立即开始布置一切”。(毛泽东致彭德怀并转邓小平、刘伯承、贺龙的电报,1950年1月2日。)

这个时候,西南局的工作重心已经转向征粮剿匪、恢复和发展生产等方面。二野部队不少官兵已经脱下军装,转为工作队。

在接到毛泽东部署进军西藏的电报后,邓小平、刘伯承和西南局立即从军事、政治、组织和后勤等各方面着手进行进军西藏的准备工作。

首先是确定进藏的主要干部和部队。进军西藏是一项极为艰辛的任务。

邓小平和刘伯承在西南军区的四个兵团十二个军里反复挑选,最后决定由十八军军长张国华率十八军担负进藏任务。

十八军指战员整体素质好,有相当数量的土地革命时期和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干部、战士作骨干,是一支独立作战能力强、英勇善战的部队。张国华十五岁参加红军,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经受了锻炼和考验,富有军事指挥才能和开辟新区斗争的经验。

一月八日,邓小平起草了刘伯承、邓小平致中共中央转毛泽东并贺龙的电报。电报中表示“完全同意于今年即九月占领全藏”,“拟定以二野之十八军担任入藏任务,以张国华为统一领导的核心”,并提出“拟请由十八兵团在经营西康之部队中,指定一个师随同十八军先期进入西康之西部”。在“在西康两侧之新青两省及云南邻界,各驻防兄弟部队如可能时则予以协助”。(邓小平起草的刘伯承、邓小平致中共中央转毛泽东、贺龙的电报,1950年1月8日。)

毛泽东一月十日复电表示完全同意刘、邓电报中提出的安排和意见,并提出“经营西藏应成立一个党的领导机关”,“责成他们负责筹划一切,并订出实行计划,交西南局及中央批准。西南局对其工作则每半月或每月检查一次”。(毛泽东致中央并转刘伯承、邓小平、贺龙及中共中央西北局的电报,1950年1月10日。)

一月十五日,邓小平和刘伯承在重庆曾家岩西南局驻地接见十八军军长张国华和政治委员谭冠三及十八军师以上军政主官,并主持召开十八军师以上干部会议,正式向十八军授予进军西藏的任务,部署进藏工作。(未完待续)

·小说连载

首席医官

(18)

■文/谢荣鹏

一切为病人着想

此刻,楼下,一个小男孩从豪华越野军车上跳下来,用手指着门诊大楼道:“心儿你快下来,数数这楼有多高!”

小女孩磨磨蹭蹭爬下车,噘着小嘴向车里的人央求:“能不能不进去,我不喜欢医院。”少妇从地上抱起小女孩,宽慰道:“心儿要听话,因为你生病了,所以才要来医院。一会儿看完医生,你的病就好了,以后都不用来医院了。”

小女孩顿时泄了气,脑袋耷拉在妈妈的肩膀上不说话了,可怜巴巴地望着爷爷。可惜平时最疼她的爷爷,这回也没有帮她说话,只是伸手牵了小孙子,然后四个人一起进了门诊大楼。

儿科诊室里,一项项检查结果被送了进来,从京城九零一医院来的专家仔细看完之后,道:“不要紧,只是轻微的营养不良。她的消化功能比较弱,回头吃一些助消化的药,情况应该会有所改善的。”少妇心里还是有些疑虑,道:“她吃东西总是吐。”“应该是神经性呕吐!”专家“哗哗”在病历本上写进自己的诊断结果,“现在电视上整天都在宣传减肥,这对小孩子造成了很坏的一种心理暗示,这种情况很普遍。以后要让她少看电视,然后再加以正确的引导,不过这需要一段时间,做家长的一定要保持耐心。”

少妇听了这个解释,才稍稍放心,专家说得似乎有些道理。身后的老者突然问道:“那麻烦你再帮我孙子看看。”“很健康,各项指标的数据都正常。”专家抬头看了看那个正在拿着冰棒耍来耍去的小男孩,道:“冰棒这类东西,以后少让孩子吃,里面全是色素和添加剂,对孩子的身体发育很不好。”

从儿科诊室里出来,少妇对老者道:“爸,省委方书记的夫人就在后面住院,既然来了,不去看望一下不好。”

老者点了点头:“嗯,你去吧,顺便也代我

问候一声,就说我祝她早日康复。我和孩子们在楼下等你。”

曾毅睡起来就是下午了,吃了点东西后,他跟张仁杰到特一号病房为冯玉琴复诊。把完脉,曾毅道:“病已经好了,药也不用再吃了,剩下就是安心静养。不过我看您的气色,怎么比早上还要差,一定要注意休息。”

冯玉琴将一个苹果递给曾毅,道:“我倒是想静养,可一上午就来了七八拨人。这些人也真是能找理由,你刚住进医院,他们来祝你早日康复,等你的病有了好转,他们又来恭喜你大病初愈。”曾毅一听笑了:“没想到做领导也有做领导的烦恼。”

冯玉琴道:“我刚才想了一想,如果病情允许的话,我准备回家休养。小曾你看如何?”张仁杰急忙反对:“冯厅长,医院的设备和条件毕竟要好一些,虽说病情现在已经大为好转,但为稳妥起见,还是再住院观察几天吧。回头我吩咐下去,让下面的人一定把好看,不能再放任何人上来。”

说完这话,他侧脸看着曾毅,眼睛连眨几下,意思是希望曾毅帮着劝几句。“回家也好。”曾毅像是根本没看到张仁杰的暗示,他道:“回家休养的话,一来精神放松、心情愉悦,二来饮食起居也更方便自由一些,这样更有助于身体的恢复。我看看,再让张院长派个护士跟过去照顾,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了。”“那就这么定了。”冯玉琴决定下来,就让秘书去安排出院的事。

张仁杰这才明白过来,冯厅长压根就没打算要听取自己的意见啊。他看着曾毅,眼睛里迸射出怒火。

半个小时后,方南国的秘书唐浩然赶到医院,从随身携带的手包里找出一封介绍信:“曾大夫,这是冯厅长交代的事,我已经办好了,明天你就拿着这个去卫生厅报到。”

明日关注:曾毅报到